

冰若小說戲曲集

山中雜記

上海光華書局刊

818483

沫若小說戲曲集

山中雜記

郭沫若著

復旦大學圖書館
藏書之章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3



FUDAN JF2000046356H 復旦圖書館

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版

2501—3500册

版權所有

本書實價大洋五角
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1. 菩提樹下.....	2
2. 三詩人之死.....	10
3. 芭蕉花.....	24
4. 鐵盞.....	32
5. 雞雛.....	36
6. 人力以上.....	46
7. 寶書.....	60
8. 曼陀羅花.....	68
9. 紅瓜.....	86

1. 路畔的蔷薇 1

2. 夕暮 8

3. 水墨画 5

4. 山茶花 7

5. 墓 9

6. 白髮 11

1. 牧羊哀話..... 2

2. 殘 春.....20

3. 今津記游.....44

4. 月 蝕.....66

菩提樹下

(一)

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。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，並不想有甚居積，充其量只是想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。

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，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，她真是歡喜極了，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，又要替她做窩。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。

雞蛋節省着吃，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，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。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

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的，她要先替她預備好；又要時常留心着不使母雞在窩裏下蛋，因為這樣是容易使孵卵腐敗的原因。還有被孵抱着的孵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，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，她便要拾取出來，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。像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，等到雞卵裏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，那時候她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。

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。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。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銜去，便是吃米過多得脚氣病死了。自己孵化出的雞雛絕不會長成過一次的。

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，遇着要遠徙他方的時候，我們的雞不能帶着同行。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，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。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。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，自己所養的雞決不會吃過一次。

我們所養的雞也並不多，至多不過四五隻；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牠們外，平常只聽牠們去自

行漁食罷了。

(二)

養了五六年的雞，關於雞的心理，我也留着了不少平幽涼的記憶。雞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和人相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着呢。

假如在一羣雞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，請把一些食物向雞羣裏洒去罷。這雞羣裏面假使有一隻雄雞，你可以看牠必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，讓母雞去攝取那食物。牠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，這樣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。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浪漫詩人(troubadour)的崇拜女性嗎？

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，兩隻雄雞。這兩隻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，把那三隻母雞都佔有了。那不得勢的一隻，真是孤苦得可憐。得勢的一隻雄雞不消說要欺負牠，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牠看在眼裏。牠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，偷覷着自己的情敵不在，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她們。分明

是沒有食物的，牠也要咯咯地叫，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，但她們總不去睬牠。牠弄得焦急了，竟有用起暴力來的時候，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，一面裏着驚呼求救的聲音，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。等到大舜皇帝一來，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。

——啊，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！你這過於高傲了的董芳(DonJuan)！你佔領着一羣女性，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。

那回是我抱了不平。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雞賣去了。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，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。

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，要算是牝雞們的母愛，牝雞孵化了雞雛的時候，平常是那麼馴養的家禽，立地要變成一些鷺鳥。牠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。她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。她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。她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。她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。但她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，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牠們，她們也要裏出一種

怪的叫聲，飛來啄你。攝取飲食的時候，她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，只是咯咯地喚着鷄雛。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，她們不管是雄是雌，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。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，她們要把自己的鷄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，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住的時候，像這樣的生活。她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，在這時期之內，她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。

(三)

啊，今年的成績真好，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雞十六隻雞雛了。

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州來的時候，便養了兩匹母雞：一匹是黃的，一匹是如像鷹隼一樣。

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，後園是很寬大的。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。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，樹身是赤裸着的，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。我們猜他是栗樹，又猜牠是柿子樹，但

不久漸漸轉青了，不是栗樹，也不是柿樹。我們問鄰近的人，說是菩提樹。

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，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雛。這雞雛們真是可愛，有蔥黃的，有黑的。有淺黑的，有白的，有如鸚鵡一樣駁雜的，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，一雙黑眼如像墨晶，唧唧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。

啊，今年的成績真好，我們有十八隻雞雛，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，一隻病死了外，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。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，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，也可以辨別雌雄了。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雛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銜去，不會再病死了罷？雞雛吃白米過多時，會得白米病，和人的腳氣病一樣，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，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，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。

——今年的成績真好。

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，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，她笑着向我這樣說。

雞雛啾啾地在她腳下爭食，互相擁擠，互相踐踏，互相剝啄着。

三詩人之死

孩子們沒有友伴，出外去的時候，因為國度不同，每每受隣近的漁家的兒童們欺侮。坐在家裏，時常聽見他們在外面的哭聲，或則流淚回來，有時他們又表現些不好的行爲，說出些不中聽的言語，這當然是從外邊濡染來的了。因此我們便立了一個家規：沒有大人同行時不許他們出去。

但是這又太孤苦他們了。

曉芙時常對我說：我們去買匹兔子來餵罷，兔子乾淨，餵來也不很費事。

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，我們便走到一家養兔園去。

兔子的種類很多的。

養兔主人說：兔的蕃殖力很大，生後六個月便要生兒，第一胎五六匹，以後每月一胎，一胎七八匹。

我那時聽了這話，很是出乎意外，我以爲這養兔的事業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項生意了。譬如在正月裏買一對滿了六個月的兔兒來，養到年底便可以產出將近千匹的子孫了。

不過養兔的人又說：出產太多了，事太麻煩，每胎大概只留兩匹，要殺死五六匹，——這也是一種無形的生存競爭。假如不加屠戮時，恐怕全地球要成爲兔子的王國呢。

在兔園裏我們買了一隻懷了孕的雌兔。但是我們的心並不是望她在一年之後替我們產出千匹的子孫，我們的心事只望她產幾匹兒子來替我們的兒子們做做朋友罷了。